

晚清名臣

冯精志◎著

>>>

高级知识分子们 如何执掌军权

HOW SENIOR INTELLECTUALS IN
CHARGE OF THE MILITARY POWER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晚清名臣

.....>>>
高级知识分子们如何执掌军权

冯精志◎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名臣：高级知识分子们如何执掌军权 / 冯精志著. --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391-9208-6

I. ①晚… II. ①冯… III. ①政治人物 - 人物研究 - 中国 - 清后期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4783号

晚清名臣：高级知识分子们如何执掌军权

冯精志 / 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409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9208-6

定 价 39.8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4—43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前言

剑走偏锋的翰林

清朝那阵子，中央机关很少，日常行政机构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还有都察院、理藩院等，挤在天安门正南。天安门东南有条东交民巷，里面聚集诸国公使馆，夹着个朝廷直属机构，即翰林院。此处原为明代鸿胪寺旧址，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建翰林院。清初将翰林院并入内三院。康熙年间又在明翰林院旧址重建，定为正三品衙门。新中国建立后，公安部占了东交民巷的部分地皮，翰林院遗址在公安部院里，只是原址连块残砖碎瓦也没能留下。

说到翰林院，就不能不说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始于隋朝，核心是通过层层考试选拔官员，以制度保障社会成员的规范化垂直流动。翰林院就是科举制度层层筛选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们扎堆儿的地方，自雍正后成为重要储才机关，相当于时下的“三梯队”。“三梯队”不能总是闲着看书，有时帮助朝廷干些事。例如入值南书房，给皇上解疑；有时起草重要文件，相当于朝廷的大秘书班子。

科举制度不失为相对公正的选材制度，打破了用人的血缘和地缘局限，确立了文化本位标准，对统治者的好处是获得知识翘楚的智力支持，提高了统治效能，多少消弭了民间孕育的躁动。遗憾的是，统治者与知识界的关系一直向法统日隆而道统日损方向发展，君臣关系从汉唐坐而论道，经宋代立而听命，发展为明清跪而请旨。清代约有六千人入翰林，这样的高层次知识群体，社会影响之大不言而喻，但尊卑关系绝对僵硬，民主精华被不断荡涤。科举制度给士人以诱人天梯，定期制造些幸运个体，引导士子皓首穷经，又对一切不稳定文化因素予以围剿，终于使知识界形成万马齐喑，上下失语的可悲局面。

湖南古属南蛮，在湖南名士章炳麟看来，隋朝之前，湖南称得上人才的只有耒阳蔡伦一人，即改造造纸术的那位东汉太监。而在公元800年至850年的50年间，长沙一带赴京赶考的举人中，没有一个进士及第，以至京城讥长沙一带是“天荒解”，让长沙士人很没面子。唐宣宗大中四年（850），长沙人刘蛻进士及第，被称为“破天荒”，官府奖励“破天荒钱”70万贯。南宋以后，以岳麓书院为基地的湖湘学派崛起，但“天荒解”并没有很大转变。

湘籍官员的先天不足是家乡口音重，不大修饰，官衣遮不住乡土气，显得皮囊粗糙不堪。而在清晚期，科举中细筛出一批湖南人尖子，他们不同于传统士大夫，不斯文，不考究，不细腻，更不懂过精致的日子。在湘人固有底色的映衬下，显现出粗粗拉拉的大气，特立独行的个性和纵横捭阖的气派。

本书说的晚清名臣是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除了李鸿章，都是湘籍；除了左宗棠，都以进士之身入翰林院。曾国藩在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因为粮饷与何桂珍、陈启迈、沈葆楨三位地方大员闹得不可开交，直至对簿朝廷。并非巧合，这三位也都出自翰林院，与曾国藩入翰林院是前后脚。

科举不能给予士人太多东西，历练的仅是文笔和才思，而翰林院工作经历练的是宏观把握及复杂局面出现后的相应对策。中央考虑问题时，高屋建瓴，渗透了浓重文化背景。翰林们在翰林院耳熏目染，想事方法逐渐老道，别看此前的工作与军事不搭界，到他们具体带兵时，吃透两头，往往取得成功。

翰林是文人，文人干军事工作是左道旁门，指挥作战绝非所长。而曾国藩等却在镇压“长毛”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才干，在血与火中展露锋芒，可谓剑走偏锋，跨行业取得成功。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推求作战条件的话，湘军人数少于太平军，后勤保障弱于太平军，结果却战胜了太平军。个中原委，只能推求到文化上。两种文化间不会打仗，而具有传统文化素质的湘军却战胜了文化苍白的太平军。清代重视学历，翰林代表了最高学历，而太平军首领洪秀全是老童生，仅是最低学历。翰林们之所以战胜洪秀全们，答案也许是复杂的，也许是简单的。简单答案是，曾国藩代表的是历经锤炼的文化，湘军的胜利，是传统文化的胜利。

目 录

第 一 章	走出农耕之家，进入科举之途	1
第 二 章	从庶吉士起步，有两名恩师	7
第 三 章	从“老万”到“耶火华”	18
第 四 章	蓑衣渡：团练也是能打的	26
第 五 章	“今亮”参加了长沙保卫战	34
第 六 章	考官奔丧，守制期间奉命出山	42
第 七 章	湘军的创始人究竟是谁	51
第 八 章	“大团”：意图明确而表述含混	61
第 九 章	太平天国定都，列强持“中立”立场	69
第 十 章	长沙练兵为什么碰一鼻子灰	79
第十一章	湘军：既非经制兵，亦非团练	88
第十二章	水师刚练成，使用者即战死	96
第十三章	传檄出师，出师不利	107
第十四章	靖港和湘潭：失之东隅，得之桑榆	113
第十五章	一鼓作气：岳阳、城陵矶、武昌	120
第十六章	胡林翼：另一位翰林的崛起	127
第十七章	铁索沉江：田家镇之战	135
第十八章	从九江到湖口：两战皆严重失利	145
第十九章	南昌：“筹饷更难于督兵”	156
第二十章	再次丁忧出山，这次是主动的	170

第二十一章	一得一失：九江与三河镇·····	180
第二十二章	“翰林变绿林”：李鸿章入幕府·····	195
第二十三章	祁门：两江总督署陷入“锅底”·····	207
第二十四章	两位前任翰林的重大内耗·····	217
第二十五章	漫长的安庆之战，打了一年半·····	226
第二十六章	李鸿章率领淮军入驻上海·····	240
第二十七章	华尔洋枪队和白齐文事件·····	253
第二十八章	苏州杀降：淮军的一节外交课·····	267
第二十九章	两个前任翰林打架，粮饷体系悄然成型·····	293
第三十章	湘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战争结束·····	305
第三十一章	剿捻：老师暴露短板，学生显露强项·····	321
第三十二章	晚年：从内军械所到两个糊涂案·····	334
第三十三章	晚清唯一的亮点：左宗棠收复新疆·····	347
第三十四章	“五十年”预言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357



走出农耕之家，进入科举之途

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南纳湘、资、沅、澧四水汇入，北由城陵矶注入长江，号称“八百里洞庭”。洞庭湖以南，是谓湖南。

洞庭湖南岸有座岳阳楼，相传始为三国时吴国将领鲁肃训练水师的阅兵台。阅兵渐渐有了地标意义。在历史上，洞庭湖以北是荆楚，连接着成熟的中原文化，洞庭湖以南则为荒蛮之地。岳阳楼正处于分界线上。或者说，古老的岳阳楼是教化内和教化外的一道分水岭。

湖南第一茬原住民当是“三苗”，凶悍好斗，游走林莽，用高亢的嗓门震山喊岳。混沌未开时期过去后，洞庭湖以南，秦属长沙郡和黔中郡，唐朝广德年间设湖南观察使，为什么湖南要设“观察”官员？因为这里是“瘴疠卑湿之地”，人文教化远逊于中原，所以设专职人员考察。

唐朝诗人杜甫在岳阳楼留下一首诗，头四句是“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杜甫是诗圣，极讲究用字，坼字何意？是地的分界。就是说，在唐朝人眼里，洞庭湖是早先吴国和楚国的东南边界，中原文化哺育的吴越文化和楚文化到了洞庭湖，就到了边缘。至于洞庭湖以南是什么样的，只有天知道。

北宋末年，中原战乱，大批士人南下，为洞庭湖以南人文发展带来契机。成吉思汗的坚甲铁骑涤荡中原，把历史拽进元代，漠北游牧民族未脱腥膻，治理国家糙得要命，笼而统之置了个很大的湖广省。入明，没有改变湖广省框架。



人清不能瞎凑合了，把湖广省划成几块，却像随意切蛋糕，扔给广东一块，甩给贵州一块，把湖北划出，剩下的是湖南。曲里拐弯的省境线，像编织了个大箩筐，里面的人脾气秉性都差不多，跟周边省份的人不大一样，犟头巴脑的，或许是“教化外”遗风。

老早以前，以华夏正裔自诩的中原百姓称湖南原住民为“南蛮子”。“蛮”字的字型不好看，下面是“虫”，与蚁兽混为一谈。而湘人并不以“蛮”为耻，湖南有个方言词为“霸蛮”，是从湘军传下来的。湘军口号是“吃得苦，霸得蛮，舍得死”。至今湘人依旧欣赏“霸蛮”，这个字眼儿包含着不羁的人性。蕴含着自我、自信与自尊，是在激励湘人建立昂扬的个人气质。

除了古老承传，湘人秉性与气候条件相关。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夏天南风阻于五岭，冬天北来的寒潮没有高山阻碍，冬寒夏炎。很热的日子与很冷的日子都很长，而在短暂的春季和同样短暂的秋季，要和霉雨与湿潮抗争。尽管有明山秀水，湘人却是在恶劣气候条件下生息繁衍，延续香火的，由此不能不霸蛮，不能不坚韧，不能不靠着骨子里积淀的血性挺下去。

早年间，湖南衡阳有个姓曾的人家，清初分为数支，其中一支迁往湘乡，1808年（嘉庆十三年），这支由曾竟希领着迁至湘乡县城南的偏僻山村白杨坪。这个地方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管辖。

1811年（嘉庆十六年）11月26日，曾竟希的孙子曾麟书喜得贵子。那时除了农舍传出几声新生儿的啼哭，不会引起旁人注意。这孩子乳名宽一，大点儿后名子城。后来，曾子城改名为曾国藩。

曾国藩落生在什么成分的家庭？毛泽东的出生地与曾国藩家不远，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说：“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后来毛家又买七亩地，“就有富农地位了”。人均五亩算富农，曾国藩出生时家中有一百多亩地，人均十几亩地，无疑算地主，只是前面可以加个“小”字。在普遍贫困化的晚清，小地主也是凑合过日子，吃糙米饭，偶尔吃半个咸鸭蛋，仅此而已。

由于教化晚，湖南受惠于科举制度的人口比例相当低，逐渐形成稳妥观念：人生在世，唯耕与读。边种田边读书，进可谋取功名，退不至饿冻妻儿父母。耕读文化是湖湘文化的安定因素。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说自己“早岁失学，壮而引为耻”，从他这茬走上“转型”道路，豁出钱延聘名师，栽培后代。

曾玉屏的三个儿子都不得意。二子曾鼎尊刚成年便去世了，三子曾骥云一辈子是童生，长子曾麟书兀日穷年，攻读不懈，应童子试十六次，落第十六次。每次落第，曾玉屏都不客气，放开嗓门臭骂，甚至用绳子捆起来，一通臭揍。

谢天谢地，曾麟书第十七次应考，总算中了秀才，而那年已四十三岁。

后来，曾国藩领兵镇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是老童生，参加四次县考，连个秀才都没考上，比曾麟书还差着一等。有史家揶揄说，曾国藩的老子和战场上的对手，在科场上堪称“一对宝”。

曾麟书走科举之途没戏，繁育后代倒大吉大顺。曾国藩兄弟姐妹九人，上有一姐，下有三妹四弟，最小的满妹早夭。兄弟五人中，曾国藩居长，二弟曾国潢比曾国藩小九岁；三弟曾国华比曾国藩小十一岁，四弟曾国荃比曾国藩小十三岁；五弟曾国葆比曾国藩小十七岁。

曾国藩七岁那年在私塾读书，对佶屈聱牙的八股文章表现出足够耐心。1826年（道光六年），他十六岁，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

1831年（道光十一年），曾国藩入湘乡涟滨书院。时下高考有全国统一的复习大纲，书院没这东西，却有求道不求仕的风骨，有自由辩难的学风，有友以辅仁的气场，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入世情怀。

在涟滨书院学习不到一年，曾国藩到衡阳，入衡州府学学习，并在衡阳撞上了自己的另一半。另一半是谁？说起来像个老掉牙的故事，

衡州府学有个叫欧阳凝祉的训导，别看只是正八品微末小官，但有仨俩槽钱儿，是百里方圆是数得着的学问家。他有个待字闺中的女儿。清代少女十五六岁出嫁很普遍，而欧阳氏已十九岁，属“大龄女青年”，免不了有人家攀援。而老欧阳只相信自己相中的，边教学生，边在学生里给女儿寻摸郎君。不知怎么着，曾国藩对上了他的眼，遂延聘媒婆赴曾家。对儿女婚事，曾麟书说了不算数，老爷子说了才算数。曾玉屏听了对方的条件，满口答应，转天让曾麟书将子城的生辰八字及聘礼送到衡州，惟恐老欧阳反复。

曾国藩有幅老照片传世，前额宽，皱纹明显，扫把眉下是三角眼，口阔唇薄，长胡须。湖南名作家唐浩明在书中说，曾国藩的“双眸中射出两道锐利、阴冷的光芒。”这种说法令人联想到了动物。无论是鸡鸭鹅，眼睛都傻乎乎的；猫狗的眼睛都是灵动的；牛马猪羊，眼睛是温存的。唯有冷血动物，例如蛇，眼睛是榛色的，目光是冷冷的。由此，曾国藩的长相与蟒蛇联系起来。

蟒蛇不蟒蛇的，不用去管，只是曾国藩患有严重皮肤病，当地称这种病为“蛇皮身子”，皮癣就像蛇蜕皮，隔几天就掉皮屑，骚痒无比，不得不抓挠，而且抓挠起来就不分场合地点。曾国藩发迹后，与皇上应对时也忍不住要抓挠。别的臣属应对时这样乱抓乱挠，皇上早烦了，而皇上知道他的暗疾，听之任之。

自古，从议婚到完婚有六礼。这套议程只有豪门才一招一式地来，在民间



因陋就简，曾家不是豪门，也不是小门小户，不一招一式照搬，也得中规中矩。六礼看着周全，其实少了一样，就是婚前体检。今人结婚前要体检，性病不能结婚，慢性病不能结婚，有性功能障碍也不能结婚，艾滋病就甭提了。拿今天医学标准看，即便患皮肤病也能结婚。但这毛病相当膈应人。

“蛇皮身子”属暗疾，穿上衣服别人看不见，痒了自己抓挠两把，碍不到别人。但是，结了婚咋办？脱光衣服上床，这样子还不得把新媳妇吓死。要命的是，带着一身皮屑、一身脓水和一身抓挠痕迹……怎么和新媳妇交媾？人家是否愿意碰你的身子，严重的皮肤病传染给人家怎么办？

1833年（道光十三年）春季的一天，曾家张灯结彩。平时日子紧巴，但在大喜的日子里舍得破费，摆了几桌席。亲朋好友来了不少，吃啊喝啊说呀掀盖头呀新郎新娘入洞房呀，高潮部分是仨子们闹洞房。闹腾到很晚，客人散尽。

被文人千百描述的洞房花烛夜，对年轻学子是一道难以迈过去的坎儿。清代年轻男子比今天的小伙子保守，清代女儿们比今日女青年持重，在青涩年华，把贞操视为瑰宝。可以去想：那时欧阳氏摘下簪子，除去头饰，柔声说：“想做什么就来吧。”曾国藩鼓足勇气，行周公之礼不能不脱衣服。他脱光衣服，明晃晃的红烛下，她被夫君斑斑驳驳的蛇皮身子吓得晕了过去。

还可以接着去设想：清晨起来，欧阳氏发现，不仅自己身上全是皮屑，褥子上也留下血痕。她挣扎起来，到大堂和太公太婆、公公婆婆、叔公叔婆见礼，饭后回到房间，独自一人发呆。曾家人一看新媳妇的样子，心里都明白。整整一天，新媳妇闭门不出，连午饭也没吃。曾家人心中有愧，抬不起头来。

曾国藩在堂房读书到夜半，才畏畏缩缩回屋，却见新娘坐在灯下坐着想心事。他笨嘴笨舌地说了句：“委屈你了。”

欧阳氏起身给他斟了杯茶，细声细语地说：“我想了一天，想明白了，这是命。我不抗命，我认命。蛇皮身子不是你的错，何况也不碍什么，我再不嫌弃就是了。无论怎样，我都能受得。但是，你要一心读书，给我挣个诰命回来。”

别看欧阳氏柔声细语的，提出的要求却相当高。什么叫“诰命”？是有封号的贵妇。皇上封赠男人时，给该男人的老婆相应封号，是旧时女人能享受到的最高荣誉，也是大多数女人不敢想的事。欧阳氏的一席话，让曾国藩把心重新放进了肚子里，但妻子的温存就像根小鞭子，抽打着他惶惑的心。

秀才距给妻子挣诰命的目标远之又远。欧阳氏想不到的是，十几年后，夫君当真把三品诰命挣了回来。曾国藩那年三十五岁，欧阳氏三十三岁。据学者作家汪衍振说，三十三岁而得三品诰命的，欧阳氏在全湖南女子中是第一个。

曾国藩拼了。夜雨昏灯，他蓬头垢面，发辫不整，乱草般的发丝旁逸斜出，边翻书边书写。滴滴答答的雨水从屋檐上淋漓而下，渐渐化作一道水帘，打到青石阶上一片湿滑。雨的声音掩盖了欧阳氏不经意间的轻叹。

夏天在时晴时雨的潮湿里无声地滑过，接着的是秋季，再接着的是冬季。冬季过去了，当又一个早春来临时，1833年（道光十三年），曾国藩参加县试和府试，中了秀才。秀才只是初级目标，却几乎耗尽他的青春。他爹考秀才考了十七次，他考的次数是老爹的零头，七次。考中时已二十三岁。

科考可笼统地划分为秀才、举人、进士三大台阶。考中秀才，意味着撬开了乡试这道门，乡试中举才是读书人出人头地的孔道。乡试三年一次，每逢子、卯、午、酉年八月初九举行，那时是初秋，称“秋闱”。乡试之年称大比之年，乡试的考场在省城贡院，共三场。每隔三日举行一场。

中式者称举人，举人即有当官资格，即便没有实缺不能到任，也有俸禄，在家等空缺，允许到裁缝铺做身官衣，穿着显摆，等到了实缺就走马赴任。赶得好，最高可补县令，多数授予各州府县衙门的小官小吏。

1834年（道光十四年）春，曾国藩去长沙进岳麓书院。书院很难说是应付科考的补习班。学子听讲，为的是在境界上有所收益。他在岳麓书院学习数月，当秋在长沙参加乡试。发榜之日，他为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

举人录取通知书叫“喜帖”。报子把喜帖送上门，很难想象，寂寂无闻的白杨坪会出现何等景象。可以猜测，那日是一派欢腾。曾玉屏老人迸发狂喜，欧阳氏喜极而泣，平日里不吭不哈的曾麟书，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长气。

至于新科举人的反应，不妨按照曾国藩后来的表现反推。他接到喜帖后，不会一蹦老高，拍着屁股喊叫，而是在家人前面安之若素，没事似地打发了报子。

不妨接着往下推：当夜，曾国藩上床后，欧阳氏有些陌生地看他。她很难想象，自家男人转眼间就是官家人了。曾国藩没有注意到妻子，他盯着黑黢黢的屋顶，怔怔想着什么，而后腾地翻身，什么话也没有，压着妻子就交媾。他一点温存都没有，只是呼哧大喘地耸动。欧阳氏开始懵懂，而后明白了，这是男人在宣泄，而后尽全力配合。完事了，他从女人身上滚落下来，缩在被窝里，一动不动，嘴唇不由咬紧了，任凭泪水流过面颊，而后吓哒吓哒地滴落在枕头上。

在接到喜帖的次日早晨，他洗漱完毕，若有所思地吃罢早饭。到了这个火候，全家人都知道新科举子要宣布重要决定了。他缓缓环顾着众人，说：“这两三个月内，我得日夜苦读，冬季出发，去京师，赶明年春闱。”

按老规矩，举人要到京师应礼部主持的会试。会试因在春季，称“春闱”。



会试考中的称进士，是最高学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进士可以当官，而且不是从基层做起，搞好了，平头百姓一把就进入国家中枢。

去京师参加会试，要撇家舍业地奔波半年左右，没有十足把握，不会贸然走出这步。一般中举后没日没夜复习功课，参加各种提高班，学数年，自认为差不多了才去京师。曾国藩刚中举，就要参加几个月后的会试，有点不合群。家里人不说什么，几个弟弟离大哥远远的，让他安静读书。

曾国藩中举时是秋天，过一段日子就是凄迷的深秋，树叶和菜叶蒙上一层灰白色的霜。再过一段日子就是初冬，再过一段日子就是严冬。严冬腊月，曾国藩离家了。他是曾家五百年间出的惟一举人，也是湘乡荷叶镇的第一个举人，上路那天村子里不会平静，估计半村人会出门给他送行。

村人不明白会试是啥，只听说过殿试。乖乖，殿试的那个殿，就是金銮宝殿呀！一宽伢子此行去京师，进紫禁城，在金銮宝殿答卷子，那可是和当今圣上脸对脸呀。带着全家的殷殷期望及全村人的重托，曾国藩上路了。



从庶吉士起步，有两名恩师

1835年（道光十五年）初，曾国藩一路奔波，到了北京。初来乍到，京师可以转的地方很多，而他只盯准一个地方，那就是贡院。

贡院四周高墙，四角有瞭望楼，进去号舍数千间，均为低矮木房。号舍内有上下两块木板，上面当桌子，下面当凳子，晚上两块一拼当床，考生在里面答卷、食宿，三顿饭由营勇送，晚上发蜡烛。至今贡院没留下什么，只剩下建国门附近的两个地名，分别是贡院胡同、贡院东街。

贡院是全国举子的心仪之地。考试每逢丑、辰、未、戌年的二月初九举行。每隔三日举行一场。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及经义四道，第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及诏、诰、表各一道，第三场试时务策五道。

贡院号房没有房门，朝南一面敞开，样子像牛棚，直直溜溜，密密匝匝的几大排。初春的北京冷嗖嗖的。应考举子穿棉袍，脚上清一色棉窝子。这种棉鞋几十年前还能看到，样子笨拙，圆咕隆冬，但管事儿。脚上暖和了，手暖不了，天冷的攥不住笔，往手上哈口气写几个字。天晚未完卷者，给烛三支。完卷后，取下不合格式者，再用纸遮盖考生姓名及座位编号，称“糊名”。原以墨笔作答的试卷称“墨卷”，以朱笔重抄一遍而变为“朱卷”，再呈上。

明朝以降，科举出现南重北轻之势，状元、榜眼、探花，南人占百分之九十，主要是江浙人，其次是广东人，湖南中试很少。曾国藩第一次参加会试，落第了。但他年方二十五岁，不十分沮丧，且有气吞云梦，划平君山之豪情。

落第后，他没有离开京师，留京寓长沙会馆，继续苦读。

明朝永乐年后，北京是科举会试中心。考生多南方人，方便落脚处是南城，多搭棚居住，棚子多了形成街道，所以南城街道不像内城横平竖直，不少街道是斜的。许多举人会试落第后不走，找个便宜地方住下来，日夜苦读，准备参加下轮会试。在南城读书的举子多为穷人，撇家舍业搏一把，在京师卖旧货度日，因此围绕着他们形成了旧货小市，都是卖估衣、旧桌椅板凳的。有的读书人耐不住长夜寂寞，胡乱凑合个京师女子，有些还生儿育女。两三轮科考没戏，经济上难以为继，撂下临时老婆和孩子回家。那些女子哪有能力带孩子生活，一般将孩子偷偷撂在背脊儿里，等别人拾走。南城不乏缺爹没娘的孩子。为养活这类婴儿，南城设有育婴堂。由于穷苦人太多，赈济穷人的粥棚也设在南城。

1836年（道光十六年）春，道光皇帝逢旬寿辰。皇上过整生日，也要给士子些好处，按照惯例，举行恩科会试。曾国藩留寓京师，就是等这次恩科会试。他早早在吏部挂号，到日子自然参加了，结果再次不第。

落第后，曾国藩返家，到长沙后与刘蓉、郭嵩焘相会。刘蓉生于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家在湘乡茶园镇儒阶冲村。他的老爷子挺有钱，曾国藩赴京赶考的食宿差旅费就是刘家援助的。他后来出道了，一度担任曾国藩的幕僚，后官至四川布政使和陕西巡抚。郭嵩焘生于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湘阴人，后来成为大清首任驻英国公使。三人模仿《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结义，结为拜把子兄弟。曾国藩年龄最大是老大，刘蓉是老二，老三是郭嵩焘。

经济学中有马太效应，如果不从体制和税收加以制约，钱多的会越来越多，钱少的会越来越少。该理论用于官场有异曲同工之妙。清朝官场拉帮结派，派系内相互提携，造成某派系势力越来越大，其他派系则日渐萎缩。

湘人很少出大官，土的掉渣的家乡话谁也听不懂，拉不成帮也结不成派，容易被排斥。湘籍官员进京城，如果再不抱团，就越来越难混了。湘籍学子意识到了这方面问题，但凡打算进京博取功名的，注意交结本乡本土朋友，功利性明显。朋友有朝一日上去了，能拉老乡一把。没有史料显示这几天曾国藩是如何跟他俩交往的，但挺投缘。曾国藩在长沙呆了两个月，才回到湘乡家里。

但凡从京师回来的人，一般都要吹乎吹乎见闻。曾国藩把两次会试不第的事向殷殷期待的村人如实道来，村人大失所望。原来一宽伢子没能进紫禁城，没有进金銮宝殿，更没有见到皇上。曾国藩无言以对，只有闭门谢客。

他在家乡读了两年书，1838年（道光十八年）再次离家，赴京参加会试。算起来，这是他第三次参加会试，还是老一套，他对程序不陌生，从容应对。

会试之前，参加会试的举子都要押题，他也不例外。还好，考题跟他押的差不多。他心里有底了，下笔如有神，唰唰唰地把三场应付下来。

发榜那天，曾国藩去看榜。他榜上有名，第三十八名。清后期规定会试考生五百人，录一百五十人。这表明他取得了贡士资格。田径赛场有预赛，通过预赛淘汰大部分选手，剩下的参加决赛。会试是考取进士的预赛，或者说是热身，贡士意味着通过了预赛，取得了参加殿试的入场券。殿试才是决赛。

贡士参加殿试之前，要领取一身里外三新的大红衣服，这叫贡士服，然后穿贡士服进紫禁城参加殿试。贡士的高矮胖瘦各不同，缝制贡士服却不是量体裁衣，为了每人都穿着差不离，相当于时下的“均码”，为宽大袍子式，谁穿了都不出大格。后来西方大学的博士服式样，可能受了中国贡士服的启发。

领取贡士服，肯定是个欢快场面。凡领贡士服的，都是刚知道自己榜上有名的贡士，心情自然愉悦。问题不在件衣服，贡士服是街面上买不到的，是紫禁城尚衣监给贡士们单做的，衣服的每道折子都带着浩荡皇恩。

殿试的日子，天还没亮，贡士们集中到西安门外。验明身份后，由军士领到紫禁城西华门外。天光大亮，数百贡士统一着贡士服，在规定时辰，军士把贡士领进紫禁城，直到保和殿，依次坐好，由军士发放笔墨纸砚，殿试开始。

明清紫禁城三大殿，依次是太和、中和和保和，保和殿在最北，平面呈方形，每年除夕和元宵节，皇帝在此宴请王公贵戚和文武大臣。乾隆后期起，殿试在保和殿举行。从保和殿面积来看，二百名贡士站立都挤，更别说每人支张桌子答卷了。估计殿试时，许多桌子支在殿外露台。

殿试是天子亲临的考试。话虽这么说，其实皇帝本人并不到场，委派官员代试。殿试后，中取贡士定一、二、三甲。一甲有三名，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称赐进士及第；二甲有多名，赐进士出身；三甲亦有多名，赐同进士出身。

保和殿是贡士心仪向往既久的地方。而在这时，谁也顾不上打量陈设了，匆匆就位应考。殿试简单，贡士们根据皇上出的题目，每人作一首七律，外加一篇八股文，一个上午完事，贡士列队由军士带出紫禁城。

阅卷这活儿十来天就完了，而后“传胪”，也就是唱名。曾国藩再次随着贡士们进入紫禁城，跪在保和殿露台上。这是科举途中最紧张的一刻，每个贡士心里都忐忑不安，此前的一切努力，成败取决于这一刻。

名字念下来，曾国藩第四十二名。比会试倒退四名。他心里唰地一凉到底。这个名次中不了进士。回到会馆，他倒在床上，两眼呆呆看着顶棚。会馆的其他客人凑过来问话，只有一个问题：名次如何。他蔫头巴脑的从床上坐起来，

两手撑着床沿，耷拉着脑袋瓜，闷了一阵子，而后据实回答。

会馆住客顿时大呼小叫，殿试中名列三甲赐同进士，对草莽是多大的造化，回家等着任命吧，说话就能当主事或县令了。曾国藩两眼发直，苦笑了一下。

封建时代的读书人，读书是为了金榜题名。乡下举子通过一次考试，一把抄上个公务员。对大多数举人来说，同进士就相当知足了，以后或到六部当主事，或者下基层当县太爷。但曾国藩的心很大。叫野心也好，叫雄心也好，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进士。为什么非得当进士？因为只有进士可以进翰林院。

有野史说，曾国藩之所以没有离开京师，是湖南同乡劳崇光给他帮了忙。其实那时劳崇光不过在翰林院担任编修，是个小不拉子，除了说几句勉励的话，不可能提供实质性帮助。曾国藩之所以没有走，是由于参加了随后举行的朝考。

为了筛选人才，清廷动了大脑筋。朝廷心里明镜似地，殿试成绩不一定反映出应考者的真实水平，有撞大运成分，因此为殿试中没有充分发挥应有水平的人另外安排了朝考。这种安排很仁慈，相当于殿试之后的再摸底，同进士在殿试中名次靠后，如果在朝考中名次相当靠前，仍然有进入翰林院的可能。

朝考与殿试在同一地点。曾国藩参加朝考超常发挥，成绩出奇的好，列为一等第三名。令人惊异的是，试卷进呈御览后，他的名次又往前蹦了蹦，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

曾国藩的早期发迹与穆彰阿切切相关。穆彰阿与道光皇帝同庚，生于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父广泰历官监察御史、太常寺卿，皆系文职，后来阴差阳错成了武职，为正二品右翼总兵。广泰追求时尚，想保留同级别文官职衔，向嘉庆皇帝申请兼兵部侍郎衔。皇帝认为他欲望过奢，夺职。老广泰本打算弄个“文武双全”，结果闹了个大窝脖，不但没拿到文职，连武职也丢了，一时传为笑谈。

穆彰阿没有受到老头子晦气影响，十九岁中举，二十二岁加入城西文社。文社清一色八旗子弟，多高干子弟，最大亮点是做大官的多。清代五品以上算高官，文社二十人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七人。美国常青藤学校专门招收豪门或贵族后裔，美国常青藤学校培养出的高官，按照学生比例，比城西文社低得多。

清室视骑射为执政的武力保证，鼓励旗人谙练弓马，不重视舞文弄墨。科举是安抚汉人的，旗人不屑与汉人争名额。作为相应政策，清室是在财政上优待旗人，保证有田有差。大部分旗人生计无忧，生出惰性，懒得读书，连骑射也不上心，追求口腹声色之娱，服饰玩好，引领风潮的几乎全是旗人。好的一面是传承文明，不好的一面，反映了旗人的不思进取、渐趋堕落。因此清朝科举，旗人远不是汉人对手，历次会试中，中进士的很少。